

平西抗日烽火

——北京市房山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丛书

# 铁血平西

下卷

张昊◎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平西抗日烽火

——北京市房山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丛书

# 铁血平西

张  
昊◎著

下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第十八章

# 房良联合县一区事变

日伪军扫荡过后，王家台惨案的罪魁祸首杨天沛从涞源逃回了老家。杨天沛本性不改，纠集民团头子、地痞流氓及逃亡军人，策划了震惊平西的“房良一区事变”：堂上、宝水、庄户台、黑牛水等支部相继叛变，和匪徒内外勾结，大肆抓捕房良联合县县、区、村干部。十一月十一日事变开始，短短几天之内，抗日政府的干部四十多人被捕，匪徒们用刀砍、枪杀、活埋、石头砸等手段残忍杀害抗日干部二十多人。一区区长王英武被家里人“赎”出，刚回到家，有人给南窖的濂川递密信。北窖村的野吉派人将王英武全家扣为人质，王英武由舅舅相送，慷慨赴难。杨天沛一伙封锁了一区所有路口，有两个人冒全家被杀危险，去平西专署送信。八路军九团某连由连长蒯军带领，到一区平息叛乱。叛乱分子占据天险“三角城”。八路军攻占三角城，一区反动势力彻底瓦解。

日 伪军扫荡过后，王家台惨案的罪魁祸首杨天沛从涞源逃回了老家。杨天沛本性不改，纠集民团头子、地痞流氓及逃亡军人，策划了震惊平西的“房良一区事变”：堂上、宝水、庄户台、黑牛水等支部相继叛变，和匪徒内外勾结，大肆抓捕房良联合县县、区、村干部。十一月十一日事变开始，短短几天之内，抗日政府的干部四十多人被捕，匪徒们用刀砍、枪杀、活埋、石头砸等手段残忍杀害抗日干部二十多人。一区区长王英武被家里人“赎”出，刚回到家，有人给南窖的濂川递密信。北窖村的野吉派人将王英武全家扣为人质，王英武由舅舅相送，慷慨赴难。杨天沛一伙封锁了一区所有路口，有两个人冒全家被杀危险，去平西专署送信。八路军九团某连由连长蒯军带领，到一区平息叛乱。叛乱分子占据天险“三角城”。八路军攻占三角城，一区反动势力彻底瓦解。

169

就在日伪军秋季扫荡过后六七天，霞云岭地区的民团头子杨天沛从涞源脱逃回到了老家霞云岭。这个王家台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霞云岭地区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他家大业大，富甲一方。而且杨家在霞云岭是老户，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有的是亲上加亲，亲外套亲，即使不是什么至己亲戚，也能搭钩连枝地攀上亲戚。他本人先念私塾，后来去县城念高小，高小毕业后又去宛平念师范，在这世代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沟里，实属凤毛麟角。而且此人经历复杂，种过地，跑过山，经过商，商号都开到了北平城里。杨天沛在政界还混过几天，民国十八年，经房山城内国民党县党部姓纪的书记长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当上了区分部委员。

杨天沛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可在平西专署干过一段时间，也算在共产党的政府里干过。民主政府不记前仇，充分信任他，先后让他担任第六专员公署庶务主任、涞涿联合县办事处财政科长和二区区长，终因本性难

移，而且在家养尊处优花天酒地惯了，根本受不了根据地的苦。

日伪军秋季扫荡时，杨天沛也曾和政府机关的人一起转移到深山里。但此人鼠目寸光，看到日本人的势力又占了上风，而根据地面积一点点缩小，觉得在抗日政府工作再无前途，于是趁机脱逃，悄悄潜回了老家。复杂的人生阅历，成了杨天沛向世人炫耀的资本。此次潜回老家，他再次玩起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面三刀的把戏，重又拾起他在霞云岭地区占山为王划域封疆的美梦。

杨天沛回到霞云岭的当天晚上，很快就有一些人聚拢到他的周围。杨天沛一丝倦意也没有。他身子半仰，在一张油乌发亮的八仙桌边坐着。晚饭早已吃过，一壶酽茶刚泡好，放在桌边。桌正中放了个用薄铁片砸成的烟盘，里面放了不少碎烟叶。

屋里聚了有十六七个人，多数都站在地上，围着杨天沛形成个半圆的圈。

杨天沛见这些人心急火燎地急于要打听八路军方面的情况，故意不急不忙满脸笑纹地只顾喝他的茶，品了几口茶，又把碗放下。茶碗刚沾桌面，门一开，从院外又涌进几个年轻人，有的唤他“司令”，有的叫他爷或是叔。

眼见两间屋子里人挤得满满的了，杨天沛才轻轻叹了口气：“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

另一个民团头子杨方就站在他身边：“说什么？就说说那方面的事儿呗！”

杨天沛明知故问：“哪方面？”

杨方说：“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呗！”

杨天沛说：“隔墙有耳。你们也不看看，咱们现在就踩在八路军的地盘上，万一有什么说话走板的地方……”

屋内的人立即明白了杨天沛的意思。

杨方说：“您就放开说，这屋里没外人。”

坐在炕头的一个约四十几岁的蓬头垢面的人站了起来，边比划边说：“司令你尽管说，今儿这屋里的没有一个是外人。”

这人用贼亮的目光在炕头地角扫了一圈，厉声说：“谁要是胆子把大伙说的话捅出去，传到我耳朵里，我他妈的就……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山沟里弄死！”

看看到火候了，杨天沛把茶碗推到一边，清了清嗓子，声音渐渐由小变大：“你们都想听我说，我就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八路军这回是真完了，再没指望了！”

屋内的人，虽说都是和杨天沛贴心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不由一惊。

杨天沛说：“我在八路军里干了不到二年也差不多。他们那点底儿我比你们清楚。他们先让我干庶务主任，后来又让我当涞涿县一个什么区长，都是屁大点的小官。给我这差事，就是拉拢我，我才不那么傻呢！”

一个人插话：“官再小也是区长啊！”

杨天沛把手一摊：“别眼睛老盯着那乌纱帽。你们猜猜看，我这个当区长的吃的是啥？”

没等人猜，杨天沛就急不可待地说：“吃棒子糝粥，吃黑豆……黑豆，你们知道，黑豆在我们这儿是用来喂牲口的呀。就是这黑豆，有时一天才吃三四两。你们想想，一个堂堂的抗日政府的区长，竟吃牲口吃的料，八路军不玩儿完才邪性呢！”

杨天沛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忽儿骂共产党，忽儿骂八路军，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谩骂，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辱骂。屋子里的人也像围着主子团团转的恶犬一样吠吠狂言。折腾了好一阵子，辱骂声和宣泄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将近午夜时分，整个山村，除了杨天沛家的院子还映出昏黄的灯光外，没有一户人家还掌着灯。

杨方看看时候不早了，就问杨天沛：“我的亲叔叔哎，你说，到了这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哪？”

杨天沛毫不犹豫：“怎么办？我早想好了。八路军这回是完了，都撤回边区去了，整个平西再也见不着一兵一卒，就剩下一部分工作人员。我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和日本人联合。咱们这儿离南窖很近，我们要马上去人联系。不用日本人说，咱们自己先提出来，就是像平原那样，一区要

成立伪组织，区里要成立区维持会，村里要成立村维持会，还要按户口册子编甲编保，实行保甲制，完全按日本人的意思办。”

杨方说：“可……可咱一区还有八路军的工作人哪，这事要让他们知道了不得了！”

杨天沛恶狠狠地说：“这些人一个也不剩，要把他们全抓起来！”

杨方有些为难：“可我们手里……手里现在连一条枪都没有。原来的枪支都让八路军给收走了呀！”

杨天沛这才感到事情有点儿难办。是呀，王家台事件后，八路军的干部分别到各村，几乎是挨家挨户地收枪，把民团藏在各家各户的几百条枪全都收走了，要想解决八路军的干部，没枪可不行。

几个人正在犯难，挤在八仙桌一边的十字港村的外号叫罗鞑子的说话了：“我看可以和南窖的日本人去要。既然咱们真心要投靠他们，他们给我们一二十条枪也是应该的。”

杨方说：“就这么莽撞地去，人家会给吗？”

罗鞑子说：“去要要再说，不给咱们另想办法。”

杨方说：“恐怕不行……”

杨天沛思谋了一下说：“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试试。”

杨天沛看了罗鞑子一眼：“鞑子，明儿你就去南窖，和他们好好说说，行不行都早点回来。今儿这事儿还得大伙都嘴严点，万一走漏风声不好办。”

屋内的人众口同音：“这个您放心，谁也不会说出去。”

第二天拂晓，天还黑咕隆咚的，罗鞑子就离开十字港村，直奔日伪南窖据点去了。霞云岭到南窖有三四十里地，罗鞑子走得又快，一般人家吃过早饭时候，罗鞑子已来到南窖村外。进了村，他打听到罗丹林家，径直走进院子。罗丹林听罗鞑子一说，知道事情重大，急忙领他着到南窖高线站找到濑川。濑川一听是从霞云岭来的，立刻皱起了眉头。罗丹林就赶忙解释。罗鞑子也趁机将杨天沛一伙人怎么打算，又有什么想法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濑川听了，半信半疑。特别是听说要拨给他们一二十条枪用来对付八路军工作人员时，更觉得不可信。还是罗丹林从中斡旋，最后提出霞云岭先要送几个人当人质押到南窖，南窖方面才能相信，人质一到，马

上就拨枪。

罗鞑子带着这个口信回到霞云岭，和杨天沛一说，杨天沛老大不高兴，脱口骂道：“小日本这王八蛋心眼儿还挺多！”

骂归骂，枪还是没法弄到手。杨天沛怕夜长梦多，万一走漏点风声，事情就麻烦了。于是和杨方商量，找什么人去当人质。

杨方想到十字港罗氏家族兄弟众多，就说：“我看还是鞑子去办，在你们罗氏兄弟中，挑四五个胆大的，先委屈几天。等咱们弄回枪，得了手，这几个人也就回来了。”

罗鞑子是个对杨天沛百依百顺的人，听了这话，连个愣都没打：“行，我回去动员我的兄弟去做人质，只要能干成大事，我们什么都不在乎。”

傍晚时，罗鞑子回到了十字港，在本家中挑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兄弟，和他们一说，几个人听说要和杨天沛一起干，满口答应。第二天，罗鞑子带着他的几个兄弟，还有几名强壮的团丁，早早赶到了南窖。濂川见人质真的来了，便吩咐人拨出二十条步枪给了罗鞑子。罗鞑子带人背上枪，兴冲冲赶回了霞云岭。

杨天沛早在自家备下桌丰盛的酒席迎接。罗鞑子带人进了院，枪还没放下，杨天沛就心痒难耐地从罗鞑子背上解下一条崭新的枪，从上到下小心地摸了摸，又细细地眯起眼看了看，喜不自支地说：“好枪——真是好枪啊！”

杨天沛对罗鞑子说：“鞑子，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你的那几个兄弟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回去后叫他们家里人放心。解决了八路军干部，马上就给南窖送信，让把他们放回来。”

罗鞑子说：“司令，我……连我的几个兄弟的命，就都捏在您手里了！”

杨天沛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让你放心你就放心，万无一失！”

十一月十日，“立冬”后的第四天，王英武和负责政权、民运工作的干部大约三十多人，来到百花山主峰白草畔下的四马台村召开反扫荡斗争

总结会。

四马台是个偏僻的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离霞云岭村有二十几里地。此次日伪军进攻，一直深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一区损失很大，有几十人被杀，上千只羊被抢走，一两千间房子被烧。眼看就要到寒冷的冬季，百姓没吃没穿，没地方住。群众情绪十分低落，不少人悲观失望，望着被烧毁的房屋，想到被抢走的粮食和牲畜，心中空落落的一片茫然。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在敌人撤走后的第三天，就对一区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区干部一个不落地深入基层，首先要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并且要尽快解决群众吃粮和越冬的问题。县里派出十几名干部和一区干部一起工作，力争在上冻前把一区的工作安排就序。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些工作来安排的。

王英武在会上代表区政府作了检查，同时就个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缺乏细致的作风做了自我批评。于秀夫是霞云岭一带的人，也被县里抽出来协助一区做恢复工作。

就在王英武作自我批评时，于秀夫突然插话，拦住了王英武：“王区长，我先说几句，这次损失这么大，区里当然有责任，可我要说，这能怨谁呢？我觉得区里是尽了力了，特别是你王区长，病还没好就回到一区做坚壁清野工作，你是带病干革命啊！……”

说到这儿，于秀夫转身对着满屋子的人说：“要我说，王区长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学习。说到损失，是因为敌人兵多武器好，而我们……我们的正规部队一个人也没有。”

于秀夫的话里究竟藏着什么，王英武一时也摸不清，等于秀夫说完，他说：“不错，我们是没有正规部队，要知道，正规部队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去了。一区工作没做好，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二区也没有正规部队，可二区的损失怎么就没这么大，这就说明一区的工作有问题。”

于秀夫还要补充发言，旁边有人拦住了他：“你还是听区长先说，待会有时间你来说。”

于秀夫这才不再开口。

会议计划开三天，头天晚上散会后，王英武正要找县民政科长温少贤商量群众救济的事，一个民兵风风火火地跑来，当面交给他一封信。信是

上石堡村支部书记于进琛派人送来的。王英武打开一看，信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上面说，杨天沛回到霞云岭来了，看来他们在密谋什么，要王区长小心提防。

信里说的有点含混，王英武也没在意。等送信人走后，王英武招呼温少贤一声，两人便并肩向村边走，打算先去被烧毁的村子里看一看。

第二天中午，于进琛又派人送来一封信。这回信上说的就很明确了，说杨天沛他们用十字港罗家兄弟作人质，从南窖据点弄回来二十几条枪，看样子是要对八路军工作人员下手。

这一来，王英武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但他一直没把杨天沛这些人放在眼里，何况会议正开得紧张，他准备散会后马上去县里汇报，并着手来处理这件事。

第三天午后，会议散了。县里来的干部准备随王英武去庄户台区公所休息一下，隔一天再返回县里。区里的干部就更忙些，筹集的救济粮弄回来了，他们首先要分头到各村，把救济粮分发下去。在帮助群众解决吃粮御寒困难的同时，按照上级的要求，还要做征兵的动员工作。

于秀夫有点事儿，要先回家一趟，王英武批准了他。

于秀夫是豹子港人。从区里开会回来，于秀夫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回走，走了有四五里，到了一个岔道口，正要往豹子港的路口拐时，碰到了急急赶去区里汇报的于进琛。

于进琛见了他，直截了当地问：“王区长呢？王区长在哪儿？”

于秀夫说：“他去庄户台了。”

于进琛说：“敌人要动手了，怎么一点防备都没有！？”

于秀夫问：“动什么手？”

于进琛说：“动什么手？杨天沛他们要对咱们的干部下毒手了！”

于秀夫听了，也吃了一惊，但却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你从哪得到的消息？别是望风扑影吧！这事要不是真的，你可要负破坏根据地干群关系的责任，严重的要治罪。再说，杨天沛不是早就离开老家去了涞涿了吗？”

于进琛急了：“杨天沛早就偷偷从涞涿县回来了，一回来就找人密谋，准备抓捕咱们的干部，然后投靠日本人。这事千真万确。不然可以关

我的禁闭，杀我的头！可有一点，于主任，这信儿必须带到，告诉王区长，还要告诉县里。千万千万，说不定这一两天杨天沛一伙就要动手！”

于秀夫说：“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你是政府干部，不相信你我还不告诉你呢。”

“那……你这是去哪儿？”

于秀夫没有说实话：“区里干部都下到各村发救济粮去了，我也去……”

“救济粮先别发了，这信儿不能耽误，得马上告诉区里。”

“行啊，我马上去区公所告诉王区长他们！”

于进琛叮嘱说：“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于秀夫说：“我看你也赶快回去，别让人知道了。”

于进琛转身急急往回赶，他要赶回上石堡村，让民兵也做个准备。

于进琛走后，于秀夫抬眼望望天，老阳儿已贴近山皮。对杨天沛一伙，他完全清楚，要真是像于进琛说的那样，霞云岭地区说不定会弄个倒海翻江。他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出事好还是不愿意出事？如果杨天沛一伙真的对抗日政府的干部下手，自己的公开身份是区里农救会主任，也难免会落入魔掌。如果不出事，自己还暗中和南窖的罗丹林联系，也是整日惴惴不安。掂量来掂量去，于秀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躲过风头再说。反正他不想去庄户台，也根本不想去告诉王英武。在假意往回走了有一二里后，于秀夫转身钻入一道狭窄的山沟，沿小路绕了几绕，一直奔豹子港走去。于秀夫在家里吃了晚饭，又害怕出什么事儿，不敢在家里住，就让妻子给弄了两件御寒的衣服，又带了一两天吃的东西，出村钻入了南边山梁密密的林子。他想在林子里待上一两天，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县里“汇报”……

## 171

事变是十一月十一日夜里开始的。正是子夜时分，夜寂更幽，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正昏沉沉地巡游在梦乡。一切似乎和往日没什么两样：深山沟里，野兽的嚎叫紧一声慢一声，像在宣布它们才是暗夜中的主宰；杜鹃的哀鸣声，仿佛像往常一样急切而凄凉。就在这神不知鬼不觉的昏暗的夜

里，一个经过严密策划的极其恶毒的阴谋出笼了。一些顽固地固守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块地盘，妄图有朝一日仍能占山为王的民团的头子们，以及他们手下一些穷凶极恶的爪牙和喽罗，一些虽然表面上加入了共产党，但骨子里仍然仇视共产党的人，一些妄图从这次行动中捞取一些好处，或获得一杯残羹剩饭的人，还有那些愚昧麻木的像牲口一样任财主恶霸们驱使的乡民，几乎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一阴谋。几股反动顽固势力扭结在一起，像暗夜中突然出现的鬼魂一样，手里拿着几乎能找得到的一切武器——步枪、扎枪、镰刀、斧头、铁锹和木棒，还有细长的结实的绳子……向分散在各村的房良联合县县、区、村的抗日干部伸出了尖利的魔爪！

许是干部们自反扫荡以来从没好好休息过，一个个太疲累了，区公所被四面包围时，屋里睡觉的人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区公所院外放了一个岗哨，站岗的人叫石德伦，站着站着岗上下眼皮就合在一起了，等听到脚步声，两个拿扎枪的人已摸到面前。石德伦慌乱中扣动了扳机，子弹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枪还没来得及放，石德伦就被扑上来的两个人摁倒了。石德伦连连求饶，两个人把他拎到了远一些的地方，杨方正在那儿等着。石德伦贪生怕死，把院里睡多少人，哪些人睡在哪个屋里全都说了。

杨方又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干？”

石德伦说：“愿意，让我干什么都乐意。”

就这样，石德伦乖乖投降了，后来参加了南窖的汉奸队。

突然出现的枪声把屋内沉睡的人惊醒了。人们本来都是和衣而卧，眼还没睁开，右手先下意识地抓起了放在身边的武器。有的没有枪，只好摸黑抓起屋里的铁杵和斧头一类的家伙。

王英武睡在正房里，知道情况有变，低声吩咐：“大家不要慌，听听情况再说。”

话没说完，有人已翻墙进了院。王英武手里握着手枪，枪里总共有三粒子弹。隔着窗子，他隐隐约约看到有一个高高的黑影正从墙头上往院里跳，便随手一枪，黑影应声从墙上摔下来，重重地跌到院子里。

与此同时，西厢房里又响了一枪。一个已经攀上房顶的匪徒应声倒

下，从房顶骨碌碌滚下来，重重摔到院子里。

匪徒们依仗人多势众，已完全占领了院子，并且砸开房门，扑进了屋。区公所干部丁绍先，慌乱中衣服还没有穿上，就被人抓住弄出了屋。区助理岳秀山在混乱中冲出了屋，跌跌撞撞出了院门，正要趁黑向村外跑，有人从背后开了一枪，岳秀山一头栽倒在院外十几步远的地方。

九团扩军组的铁山，见院里涌进的人多，步枪已经不好用了，就抄起屋里和煤用的铁锨，大吼一声冲进院里，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铁锨抡圆，转圈子扫了四五下，打得匪徒鬼哭狼嚎，血花四溅。一时，匪徒们倒下一片，院中心出现了一片空白。铁山举起锨还要抡，一颗子弹击中了胸部，随即，几根扎枪同时刺向了他……

王英武子弹打光，刚冲出院子就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住在区公所的另外五个人。几个人全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由二三十个团丁押着，准备天亮后被送往霞云岭村……

庄户台区公所得手后，杨天沛的胆子更大了。他派人马上去和南窖据点联系，向濂川汇报在庄户台抓捕八路军干部的情况。

这么容易就得了手，濂川有点不相信。罗丹林也有些半信半疑，他派出个特务，想从内线了解霞云岭方面的情况。晌午过后，一个人来到了南窖，带给罗丹林一封信。罗丹林打开信一看，信上写的和杨天沛派来的人说的一点不差，于是在濂川耳边嘀咕几句，濂川这才信以为真。为了帮助杨天沛一伙，濂川让罗丹林从汉奸队中拨出一个小队，由汉奸队中队长大鼻子高平亲自带领，要求当天晚饭前赶到霞云岭。

颇有几分得意的杨天沛，此时正派人去各村分头做煽动和蛊惑工作。这些人三五个人一伙，提着锣边走边敲。每进一村，先把锣击得狂响，待人招集到一起后，便公开扬言：“八路军已撤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八路军有什么好，不是扩军就是要粮，谁家的孩子当八路军都是白白去送死！”

在九团当过机枪班长、入党后又被开除党籍逃亡回乡的古玉珠，竟成了杨天沛的得力帮凶。他甚至比那些愚蠢的团丁更卖力气。一阵锣响过，谣言像黑风一样刮过，古玉珠便站到了高处，他那蛤蟆一样大的嘴巴一张

一张的，吼声中夹带着哭声似的嚷着：“所有的人都要到霞云岭开会。一家必须去一个人，少了一家也不行。哪家不去人，就杀他个鸡犬不留，烧个净光！……”

早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春，一区各村就纷纷建立了村级抗日民主政权，还秘密建立了村党支部。形势急转之下，就连一些仍同情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村的抗联主任、村长村副以及民兵中队长中队副们，此时也和群众一样在静静地不动声色地听这些人的反动宣传，任其肆无忌惮地造谣和诋毁共产党和八路军。还有一些党员和干部，早就和杨天沛一伙沆瀣一气，成了杨天沛一伙匪徒的帮凶。

### 172

十月十三日晚上，一个汇聚了霞云岭地区所有魑魅魍魉，公开宣布和共产党八路军决裂的会在霞云岭村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原九区的民团头目，有对共产党始终怀有仇恨的被八路军挺进冀东的部队返回时击毙的叛乱分子的家属，有八路军收枪时拒不交出枪支因而被罚款的本地富户，还有在八路军中干过一段时间，或在平西专署任过职又脱逃回乡的蜕变干部和逃亡军人，有地痞流氓、无赖、土匪……还有一些村的抗联主任，村长村副，这些人大多数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的叛徒，公然恬不知耻地出来为虎作伥。另外，还有本地的一些豪门望族，像霞云岭的杨氏家族，十字港的罗氏家族，庄户台的耿氏家族，都有不少人聚集在杨天沛这杆黑巍巍的大旗下。

会议是在霞云岭村边的河滩上开的。一盏盏明亮刺眼的马灯，清晰地映出村中的房舍、山野间的树木以及大石河谷默默无言的流水。说不清是几百人还是上千人来参加这个会。杨天沛翘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他的一左一右，有杨方、罗鞞子，汉奸队长高平，还有带人去庄户台区公所抓捕区干部的共产党的叛徒、农民救国会主任汪丙。

几张槐木做的结实的条桌，就放在杨天沛一伙的眼前。桌上除了一面破锣外，什么也没有。

一阵喧闹之后，杨天沛开始讲话。他个子不高，体形宽扁，嗓门却很

亮，震得山谷频频发出阵阵回音：“……今天到会的，都是我的至友和乡亲，我不会对你们说假话，更不会欺骗你们。我要是骗你们，过后你们可以日我的祖宗，挖我的祖坟，烧我的房子……我要告诉大伙的是，八路军确实已经退走了，平西的八路军都被日本人解决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立即行动，把还在一区活动的八路军的干部抓起来，像解决庄户台区公所那样……”

杨天沛扭头看了看汪丙，让汪丙往前站了站，接着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要我说，全扯蛋，有奶才是娘！你们看看他——”

杨天沛指了指汪丙：“他就是八路军的干部，现在站在我们这边来了，在庄户台抓区干部，他立了头功。抓那个什么王区长时，他第一个踹门进了屋……今天这个会，就是和共产党八路军彻底决裂的大会。散会后，各村要立即回去，把在各村的八路军工作人员逮起来，愿意送到霞云岭就送到霞云岭，不愿意送，半道儿弄死也行……”

有人止不住问：“杀了八路军干部，下一步怎么办？别又像上一次一样……”

杨天沛拍了拍高平的肩膀，让高平站起来。

高平站起来后，杨天沛说：“大伙可能不认识他，他就是南窖方面派来的伪军中队长高平，是和咱们一起来行动的！”

山谷中顿时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

杨天沛说：“杀了八路军，我们就和日本人站在一块儿啦。各村要成立维持会，区里也要成立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也只有日本皇军才能保护我们！成立维持会的事儿，要快，对八路军干部动手更要快！”

杨方往前站了站：“现在我来宣布各村维持会长的名单。不过，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有怕八路军回来报复的，不敢当这个维持会长的，可以站出来。还有一点，怕八路军杀头，就不怕日本人杀头吗？所以要好好掂量掂量，哪头轻哪头重。”

接着，杨方开始宣布各村维持会会长名单：“霞云岭村维持会会长杨方，堂上村高财万，十字港罗鞑子，窠户台……”

霞云岭的动员会散了后，人们回到了各村。有的人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就准备这准备那，打算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行动。当然，也有人胆小，怕招惹麻烦，回去以后就躲起来了。

十月十四日，从南窖据点来到霞云岭的汉奸队队长高平，带领二十几个人，从霞云岭村出发，先钻山沟向南，到了一个叫榆树沟的地方，再折转向西，直扑王老铺村。这是个十分偏僻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自然村。王老铺村距拒马河不远，又紧邻霞云岭，翻过山就是霞云岭地界。县政府秘书张玉祥和县妇女救国会干部齐云等六个人，一直在这里秘密养伤，日伪军秋季扫荡都没有到过这里。

高平所带的二十几个人，由一名叛徒带路，直接找到了几名干部养伤的地点。这些人白天来到村外，悄悄观察好地形，一直在林子里盯着。待夜静人稀时，才蹑手蹑脚地进了村。不知哪户人家的狗发现了人影，汪汪叫了几声。一条狗叫，又引得村子里其他的狗跟着叫。养伤的干部们听到狗叫声挺紧，知道有情况，一个个急忙穿好衣服。未及走出院子，高平的汉奸队已经闯进来。几个人被捕了。

汉奸们先将几个男的一个挨一个捆绑起来。当两个人走过去要捆齐云时，齐云厉声说：“不用捆，我自己走！”

齐云是陕西人，刚满二十岁，人很漂亮。她穿的衣服和其他干部没什么两样，一开口说话，汉奸们才发现她是女的。

一个汉奸去屋里找了盏油灯，举着来到齐云面前。趋近一照，这汉奸的舌头竟惊得吐出来好半天缩不回去，过了片刻，才尖声叫道：“哎，你们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八路军里还有这么漂亮的美人儿，真跟……真跟天女下凡似的。”

这一喊不要紧，院内院外的汉奸全围过来看。一伙人围着齐云转来转去，惊羡中夹杂着污言秽语。

齐云疾言厉色斥责道：“你们也配披一张中国人的皮！有能耐和日本鬼子施展去。告诉你们，想在我身上打主意——妄想！”

高平将一张驴似的长脸凑了上去，一股腥臭的气息还没喷着齐云，就被齐云一巴掌打在脸上，火辣辣地如同被蜇了一样疼。

高平气得咆哮起来：“给我捆、捆结实点，多绕上几道儿，看这小娘们儿还凶不凶！”

立刻上来两个汉奸，把齐云捆上了。齐云一个人被一根绳子捆着，其他几个人被拴成一溜儿，汉奸们连夜押着这几名干部往霞云岭赶。

来到一个险峭的崖间小路时，齐云趁牵她的人不备，猛地一挣，将绳头从那人手中挣脱，又紧跑几步，一头扎下暗黑无底的深涧……

## 174

堂上村是霞云岭地区最西边的一个村子。过了堂上村，翻过一道大山梁，就到了蒲洼地界。全村一百零几户人家，分大大小小六片居住。进村不远，有个小杂货铺，叫吉顺成，还是卢沟桥事变以前开的，店主叫卢库，宛平城里人。杂货铺雇了两名伙计，都是三十来岁。三个人轮流跑北平，从山里弄些山货去北平，又从北平办些山里紧缺的货，像火柴、洋布、洋袜子、洋胰子之类的来卖。卢库名义是经商，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和宛平城里日本的特务机关勾搭上了，专门收集平西根据地的情报，定期不定期地借去北平城里办货的名义，绕道去宛平一趟，把收集到的情报汇报给宛平城里的日本特务机关。

杨天沛一伙在霞云岭村开会的事，卢库当天就探听到了实信。会散后，一些人连夜赶回村，有的就从卢库小杂货店门前的小道上经过，而且边走边兴奋不已的聊着。卢库佯装不知，只顾关上门板假装呼噜噜睡大觉。第二天村里人议论此事，卢库也借口自己是外人，只想安安稳稳经商，不想招惹是非为由，把别人开口要说的话搪塞回去。

这天晚上，“吉顺成”的灯光直到很晚很晚还亮着。有人从铺子外头路过，听到里边有咕咚咕咚的声音，猜出是在倒腾东西。一到秋后，小铺准备将收到的杏仁、核桃装麻袋运往北平，翻箱倒柜是常有的事。小铺一共三间，西边一间的地上，堆了几十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东边两间是柜房，店主卢库和两个伙计分坐在桌子两边吃酒，桌上一个大瓷盘里，放了